

陈世旭文集

陈世旭 著

裸体问题

JU SHI NIANDAI DE WEN XUE JIANG SHUO XILIE

九十年代长篇小说系列

I247.5
580



200090392

85531

陈世旭 著

裸体问题



(京)新登字 083 号

责任编辑：傅小北

封面设计：唐伟杰

裸 体 问 题

陈世旭 著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100708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092 1/32 12.5印张 8插页 247千字

1993年4月北京第1版 1993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7,000册 定价9.40元

ISBN 7-5006-1284-2/I·285

目 录

上 部

引 子	1
第一章 红杉林的精灵	3
第二章 致美乎黢冕	11
第三章 至少真实一回	16
第四章 校长的星期天	92
第五章 马 车	101
第六章 兰德梦	128
第七章 青春的咏叹	139
第八章 孤独者	146
第九章 胜利女神	152
第十章 一代师表	158
第十一章 小 路	168

下 部

第十二章 樱花时节	185
第十三章 一路平安	192

DR05/52 00

第十四章	等待戈多	203
第十五章	未理之璞	216
第十六章	新桃花源	229
第十七章	荔蜜花苑	256
第十八章	星星们	301
第十九章	特区三色旗	343
第二十章	使者	370
第二十一章	百零五年校庆	383
后 记		395

上 部

引 子

当时，反叛是东方大学的流行色。反叛的直接对象即是东方大学自身的古老。激进的人们觉得，这古老带来一种令人窒息的沉闷。任何打破这种沉闷的标新立异，哪怕类似于美声合唱中的一声狗叫，都会引起他们的喝彩。

中文系硕士研究生况达明为首的几位才子把屈原的《山鬼》搬上舞台的设想，就是在这种背景下面提出来的。

正象他们预料的那样，这设想引起了尖锐对立的反响。粗略地划分一下，赞成者中则青年人表示欣赏，中年人表示理解，老年人表示宽容。同样的，三种年龄层次中，又都有激烈的反对者。

关键在于山鬼的舞台着装。按才子们的编排设计，“被薜荔兮带女罗”的山鬼几乎谈不上有什么着装。尤其山鬼“表独立兮山之”那一幕，山鬼立于舞台最高处，其时舞台灯光转暗直至熄灭（“杳冥冥兮羌昼晦”），然后一束强烈追光将山鬼笼罩。于是山鬼的身体便在一片屏息静气中无可遮拦地、夺目地呈现于几千双在黑暗中虎视眈眈的眼睛前面。

况达明阐述说，他们的目的当然不是搞一出浅薄伤感的恋爱悲剧。而是经由一个带有浓郁浪漫色彩的故事，开掘人

类文化学的深层意义。山鬼将被表现为一个无知、愚昧，同时又多情、纯真，未受丝毫礼教观念污染、为所欲为而毫不矫揉造作、充满野性诱惑和青春朝气的原始部落中自然情欲的象征。其对立面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典型的封建理性——这种文化发展得已经足够进步与完善，其理想人物在道德上的自修自省达到了尽善尽美（以善为原则的美）。它压抑了人的本性中“恶”的一面。与此同时，也使人走向虚伪、矫饰，迷失了本性，使人类失去以真为原则的美。使真、善、美割裂。

至于让舞台上的山鬼几近裸体，则是为了表现原始文化对生命本身的肯定以及在对待人的天性欲望方面较为尊重自然法则的特点。这一点是不容讨论的，否则就只有推翻立意。

况达明和他的同谋们希望并且相信，《山鬼》将引起一系列链式反应，将在东大引起一场革命。

第一章 红杉林的精灵

一条小径，从环校大道的一侧跌落下去，埋进谷地的一大片稠密的红杉林中。尽头，便是被称作红杉园的东方大学研究生院。除非站在附近山头上，否则，从树林外面的路上走过时，是不知道树林里还有一大群活生生的并且是非常之优秀的人类的。因此，有人把研究生院称作 Manasterium（隐修院）。

在东方大学，恰恰是这个隐修院，拥有最多的朝奉者。

有一天，化学系的田家宝在男宿舍楼收发室桌上拿到这样一封信：没有地址，没有落款，洁白的信封上写着：

X 先生收

这封信立刻就被广泛传阅。里面只有两个等式：

$$X + 0.5 = 1$$

X = 身高 1.75 以上 + 文学硕士以上

数学系的硕士和博士们经过认真研究，一致认为这两个等式是卡布列克算式，但中文系的硕士况达明却立刻就破译了这个数学之谜：

“首先是第一个等式。‘ X ’当然指的是未知数，‘0.5’是一半，二者之和是‘1’，因此‘ X ’是另外的一半。所谓‘1’则应该从《圣经》以及希腊神话中得到注解。《创世纪》第二章第

二十四节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希腊神话说从前人是一种圆球状的特殊物体，宙斯为了使人软弱，便象在腌制花楸果之前把它剖开一样把人体分成两半。于是每一半都急切地扑向另一半，他们纠结在一起，拥抱在一起，强烈地希望融为一体。这就产生了尘世的爱。也就是说，那个等式是一个求偶信号，一个‘一半’在寻找自己的另一半，‘1’即是‘一体’之‘1’。而第二个等式，即说明了那另一半的基本要素……”

“那只能是阁下您了。”

哲学系的戴执中插嘴说，他早已忍耐不了况达明的卖弄。

的确，整个中文系研究生里，只有况达明的身高在一米七五以上。或许，那位隐形投书者真是况达明暗中的崇拜者。倘若真是这样，戴执中的话也就不是嘲笑，相反是奉承了。

那之后的连续好几个傍晚，况达明每一场球都从上场一直踢到终场，中途无须由人替换。他觉得以他目前的竞技状态进入国家队，则中国足球进军奥林匹克是决无问题的。球场之外，则举手投足都十分矜持，尽量使身子保持平直、稳重。不管在任何地方，他都觉得有一双美丽的眼睛在痴情地默默地注视着他。

那两个神秘的等式引起的兴奋不久就被研究生院不时泛起的无穷的兴奋点所淹没。可是，等到况达明的肩膀重又随随便便地塌下来，运动裤腿又常是高一只低一只，那个见鬼的投书者却又出现了。

晚上十一点之后，田家宝（又是他，真有眼福！）恰好去卫生间，忽然看见一团白色的影子倏尔闪出收发室，然后象一朵

云似的飞快地飘向昏暗的走廊出口。田家宝神经不由一紧，（最近三天，这条走廊有两辆新买的自行车在半夜里不翼而飞了。）快步跃进收发室。收发室的老校工早已鼾声如雷。满是灰尘的桌上赫然躺着一封信，上书：

X 先生收

研究生院的来信一般在下午四点以前就被抢光，这封信显然是刚丢下的。

“X！ X！ X！”田家宝高举着那封信，嗓音怪厉地对着悠长的走廊尖叫起来。把一大泡早成迸发之势的液体重又憋回了膀胱。

走廊两边的门都在数秒钟里打开了。紧接着整条走廊就象三峡似地咆哮起来。

跑在最前面的人，刚刚能够听见树林中一角白色的裙裾最后消失之前在枝桠上划出的一点点撕裂声。

那垩的倩影
红杉林的精灵啊

.....

况达明当夜写了一首十分缱绻惆怅的诗。

那位精灵这一次在信里留下了她在世俗世界的确切信息：

星期日上午九时。

东湖公园进门第十六棵雪松旁。

请佩校徽，并左腋挟缩印本《辞海》一册。（真能磨人！）

自然没人去扮演 X 先生的角色。除非是为了寻开心，研究生院的人（当然是男性）何至于可笑到去履行这种罗曼蒂克的义务！这件怪事的唯一实际意义只是给本市的一位蹩足作家拿去做了言情传奇小说的材料而已。

在那片遮天蔽日的红杉林罗马廊柱般的树干之间，蜿蜒的、时而傍着时而又用小木桥横跨过潺潺溪流的、积满了年深月久的腐殖质和新的落叶因而富有弹性的小径，从来也没有寂寞过。各类女性以各自的风姿在各个时机以各种方式和理由踏上这条幽深的小径，迤迤而来、翩跹而来，甚至于蹒跚而来。

周末是来参加舞会。多是本校（也有外校的）女本科生。本科生中的男孩子自然极少来。来这里除了平添他们的自卑感，不会有别的什么结果。

临毕业分配，则是明白无误地来相亲。名媛淑女们由亲戚、朋友、同学，以至某研究生导师引荐，由父亲、母亲，以至祖父、祖母陪同，来订金石之盟。

有一个暑假的第一个早晨，校保卫处一位有心人隐在山坡的一棵树后，暗中作了一个统计，仅在一小时之内，即有四十三名女士从男寝室悄然出来。

况达明曾谓“出其东门，有女如云”，指的正是这一盛况。

所有敢于到这里来求偶的女性，都多少是对自己抱有某种程度的信心的。男硕士和博士们唯一的困难只是不免眼花缭乱。

况达明声明，他不得不同意魏宁格的这样一个被认为是荒谬的结论：“男子对于妇女的关系犹如主体对客体的关系。”他进一步引用斯特林堡在长篇小说《狂人辩词》中的话，对前面那两个等式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妇女只在算术上构成人类的‘一半’，而从相对的观点来看，充其量只占六分之一。”

他有充分的根据。他结识尹敏，几乎就象从树上摘下一片叶子一样容易。

他是在校图书馆阅览室里发现尹敏的。当时他觉得自己心里的什么地方被撞击了一下。他来得晚。一进阅览室扫了一眼，目光就留在她身上了。

窗外在下雨。雨是半上午下起来的。先是“的的各各”地敲打了一阵窗户，然后就变得极小极细密，迷迷茫茫的一片，弥漫了树林。阅览室的人渐少。一下雨，许多人都离去了。靠近窗口的尹敏一动不动。她的上半身和头部侧面，在湿漉漉的窗玻璃上贴出一个有着一只拜占庭鼻子的剪影。雨下了很久，她才偶尔看了一眼窗外，接着又埋下了头。

阅览室内的读者只剩下她和况达明了。况达明一面耐心而又焦躁地等待着，一面希望雨下个不停，最好下它个昏天黑地。他本是来找个什么资料的，却记不清了，随便找了本文学月刊，胡乱翻着，眼睛却斜瞟着窗口。

关门的时候到了。尹敏站起来，看看窗外，掠掠头发，移椅子，还书。况达明尾随着。

雨下大了。“噼噼啪啪”地在台阶上溅起高高的水花。尹敏犹豫着。

“没带伞？”

况达明在她身后问。

她蓦然回头，脸不知为什么“腾”地红了。

“那你用我的吧。”

况达明把自动伞支开，向她递过去。

“不不，那怎么行。”

她惊慌地后退了两步。

况达明一笑，笑得很有骑士感：

“我是红杉园的，中文系八四级。我叫……”

“我知道你。”

尹敏的眼睛忽闪着，咬了咬嘴唇。

“是——吗？”

况达明有意无意地拉长了声音。其实他完全相信这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他属于东方大学最活跃的一群人。从本科开始，他是每届校樱花诗会的桂冠诗人，他同时是本市高校最优秀的足球中锋，以及舞会王子。

“那你紧张什么呀？”

况达明直直地看着尹敏。

尹敏避开他的目光，脸又红了。

“这样吧，我送送你。不然午饭要耽误了。来吧。”

况达明的口气已经很随便了。

尹敏别无选择。一路上她默不作声，只听着况达明指指点点地说着什么，小心地同他的手臂保持着距离。刚刚看得见自己的宿舍楼，她就突然脱离开况达明的庇护，一面嘀咕着“再见”，一面逃窜似地跑开了。

当天晚上，况达明就去敲尹敏寝室的门。一个下午，他就

掌握了有关尹敏的所有“情报”，化学系的本科生，本校化学系尹教授的独生女儿。

里面响着“漉漉”的水声。他却只管敲门。

“谁呀？这么急。”

门到底开了一条缝。门和门框之间夹着一只金边眼镜。

“尹敏在吗？”

况达明不等回答，已经把门挤开。

尹敏刚好来得及把裙子上的腰带系紧。

“你好。”

况达明对尹敏点点头。

尹敏不知所措，刚洗过的头发还很凌乱。

“我在外面等你。”

况达明说着，退出来，把门带上。

那天晚上分手的时候，况达明在一片树影底下突然搂住了尹敏的腰。

“不行，这不行？”

尹敏挣扎着，嘴唇却被胡子扎得火辣辣地痛。她哭起来。

“你生气了？”

况达明喘息着。

尹敏从肩膀上轻轻推开况达明的手。转过身，低着头走回去。

第二天，心神不定、懊悔莫及的况达明却在约定的地点和约定的时间见到了她。

况达明简直就像是神话中的那种妄自尊大的主宰妇女命运的男性偶像，在爱情的长河中赏玩自己的倒影，踌躇满志而

不知谦逊为何物。

不过他还没有忘记很理智地声明，他并非一般地轻视女权。恰恰相反，他痛恨的正是女权意识在文明发展进程中的逐渐枯萎和失落。这是文明的悲剧和罪恶之一。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才组织和策划了《山鬼》的改编。

第二章 致美乎黻冕

东大中文系在全国高校中历来居领先地位的是古籍整理和语言文字研究。推重的是乾嘉学派的朴学传统。开楚辞课，像梁守一这样的教授对学生必有约法三章：一、用古音朗读；二、用毛笔写字；三、写繁体字。否则，不必修楚辞。于是大多学生只好逃之夭夭。即便教师，甚至名教授，倘偶有不慎，也难以宽宥。四十年前，从美国专门修了美术、文学回来的闻一多，尽管已经出版了轰动海内外诗坛的《红烛》、《死水》，尽管在《周易》、《诗经》、《庄子》、《楚辞》的研究中得到相当的成就，尽管担任的是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仍然因为板书的一、二错字，被同仁“打油”。不得不悻悻然地骂一声：“何物腐鼠，实不值鵩鹑之一顾耳！”卷起铺盖走路了事。时至今日，即便东大校园已立起闻一多万古不朽的铜像，即便校志也明确记载闻一多当年的愤然离去，是因为学政的黑暗，宗派的倾轧，但梁守一教授仍然常会举闻先生当年的笔误以警醒后生学子。

梁守一自己，当然是极注意为人师表的。即使在边幅的修饰上，也是严守着儒家风范，真正到了“致美乎黻冕”的程度。他每天起床后的梳洗打扮极为细腻讲究，就像总有什么重大的仪式典礼在等着他。头发理得一丝不乱，皮鞋擦得闪

闪发亮，西服革履挺而又挺，系领带则反反复复，不厌其烦。不弄出一副风流倜傥、光彩照人的鸿儒派头，誓不罢休。

这份循规蹈矩，有时甚至难免不近人情。

有一次，他应邀去一个地区讲学，当地专员公署教委的负责人亲自带着小车去机场接他。宾馆设下了接风筵席，两位专员早早地到了餐厅恭候。此地古有“文献之邦”的美誉，对文化人是极看重的，何况是梁守一这样的文化人。

可是，车到宾馆，进了预先安排好的房间，梁先生一屁股跌进沙发，却不起身了。

教委负责人以为他旅途劳顿，倦了，便静候着。好久，见他完全没有动身的意思，便柔声提醒。

他却抱定了一杯茶，用两只在厚镜片之后的细小眼睛盯住对面墙上（墙上什么也没有）的某一点，聚精会神，凝视不动，仿佛进入气功入定状态，在作关于宇宙生成的深邃玄思。唯有手上的那杯茶袅袅冒着热气。

“梁先生……”

“噢，”他恍然醒来：

“有事么？”

“该进餐了。”

“我想喝茶。”

“可是……”

“难道我没有自由了？”

梁守一似乎受了“劫持”。

“梁先生，我们有什么失敬的地方，请你指教。”

教委负责人很惶惑。